



綠鎖鏈

馬特維也夫著

上海出版公司



綠鎖鏈

馬特維也夫著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24

綠 鎖 鏈

類別：文學藝術

著 者 [蘇聯] 格·馬特維也夫
譯 者 馮 由 禮
出版者 上 海 出 版 公 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
地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D室

排 印 者 華 文 印 刷 局
地址：上海市濟寧路143弄4號

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原 書 名 Зеленые Цепочки

著 者 Г. Матвеев

原 出 版 者 Ставроп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Ставрополь, 1950

定價：人民幣五角八分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字數：125,000 印數：1—50,000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張：7—3/4

本書提要

這是一部軍事偵探小說，描寫蘇聯衛國戰爭時列寧格勒的國家保安部工作人員組織了一隊機伶而可靠的孩子，協助進行「肅反」工作，大破特務的故事。

當德寇進攻列寧格勒的時候，派了一些特務潛入列城，勾結了壞人，在城內施放信號彈、散播謠言，並且企圖爆破城市防禦，滿心想裏外合應，攻陷列城。這時，蘇聯的一位保安部少校，沈着而幹練地對付這批壞蛋。他的眼力很好，看中了一個有觀察力的小伙子，囑托這孩子把可靠的小伙子們組織了起來，担负偵察監視的工作。他們非常的勇敢和負責，在少校的教導下，更鍛鍊了冷靜的頭腦和機警的能力，所以，敵人雖然萬分凶險和狡猾，可是終於完全失敗，從匪首到羽翼，全部落入人民的巨掌裏。

目次

一	暗殺	一
二	米沙·阿列克謝也夫	二
三	燃燒彈	七
四	偷竊	二七
五	相遇	三
六	新生	四〇
七	放信號彈的人	五一
八	審問	六二
九	舅父	七五
十	埋伏	八二

一一	澡堂·····	八六
一二	遭遇特務·····	九五
一三	在卡車上·····	一九九
一四	活埋·····	二一九
一五	在匪窟裏·····	二二三
一六	在審訊室裏·····	二四九
一七	錶的秘密·····	二六二
一八	移民者的家·····	二七一
一九	定時炸彈·····	二八二
二〇	特務的逮捕·····	二九四
二一	五點鐘·····	三〇五
二二	遇救·····	三二七
二三	肅清匪團·····	三三八
二四	鬥爭還很長久呢·····	三三三

一 暗殺

戰線已接近列寧格勒了。

列寧格勒人構築防禦工事後，順着鐵路線，在公路和樹林裏的小路上，以及在沼澤地上逕直往家裏走着。難民們也夾雜在他們當中一起走。這些難民帶領全家人拋棄了自己的家鄉，攜帶着幼兒和大包袱，躲避了敵人。他們精疲力盡和滿身塵埃地，垂着頭向列寧格勒走去，想在那裏得到保護和找到住處。

軍隊和人民自衛軍却向另一個方向移動，去迎擊德國人。

天空裏時常出現着法西斯的機羣，它們轟炸道路，並且掃射難民。路上的人聽到飛機接近的聲音，就立刻跑進樹林或躲在溝渠裏。當飛機一消失，他們又立即上路。

三個年青的女大學生，光着腳在滿是灰塵的鄉村道路上走着，在她們休息的時

候，有兩個上了年紀，提着小皮箱的男人，和她們匯合在一起。其中的一個只有一隻胳膊，他是在內戰時期成爲殘廢的；這是個很快樂的人，饒舌，慇懃。第二個，正相反，一路上總是皺着眉頭，專心在想什麼，同誰也不說話。那個一隻胳膊的人，他自稱爲彼得叔叔，不停地講着滑稽故事和笑話，探問姑娘們戰前的生活，學習情況，打聽着列寧格勒。他嘲罵着德國的飛行員，稱他們爲『灌香腸者』●但是對他同伴的情緒却好像是一點也不關心。他們越走近列寧格勒，他的同伴也越變得憂鬱。

黃昏時，當他們沿着樹林的小道走過西維爾斯克區以後，就停下來休息一會兒。

『跟我來一趟。』一隻胳膊的人向他的旅伴說，那人這時候正怒眼看着他。

他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多看一眼，就走進了樹林。

皺眉頭的那個人，把自己的小提箱放在樹旁，勉強地跟着他的同伴走去。不多一會兒，女學生們就聽見了他們大聲爭吵的聲音。他們吵的是什麼，姑娘們沒有聽清楚，再說她們也根本不願意偷聽別人吵嘴。吵鬧的聲音突然止住，過了差不多十

●這是專門嘲笑德國人的話——譯者。

分鐘，那個皺眉頭的人獨自從樹林裏走出來。他拿起自己的小皮箱，就邀請女學生們上路。

「彼得叔叔在哪兒呢？」有一個姑娘問。

「他一會兒就會追上咱們的。」

他們已經走上公路，但是一隻胳膊的人還是沒有來。皺眉頭的人有時走在前面，有時又落後幾步，一面走一面往四處瞧看。天黑的很快。在後面遙遠的地平線上，可以看得見紅色的火光和照明彈。大砲隆隆的響聲也隱隱可聞。在一個轉彎處，皺眉頭的人向路邊走去，一面向走在前面的姑娘們喊：

「慢一點走……我一會兒就來。」

女學生們並沒有理會這些話，繼續大步前進。突然，聽到了一聲絕望的喊聲。姑娘們在黑暗中聽見一種嘈雜的聲音和男人嘶啞的聲音。

「娜斯加！……救命啊！……這兒啊！……」

娜斯加是女學生當中的一個。她在她們當中年齡較大，也比較決斷。

「這是我們一塊兒的人！」娜斯加說。「是怎麼一回事兒？走，姑娘們，去看



看。」

三個人急忙地往
回跑去。

皺眉頭的人還活
着，但是已經不能說
話了。他由於自己流
出的血而哽塞着。

哪
斯加僅來得及聽清楚『皮箱』兩個字。
一把刀深深地插在他的胸裏，娜斯加還
沒有摸着刀柄的時候，一切都完了。她
們皺眉頭的旅伴死了。

三個人驚慌失措地站在死尸旁邊，
不知道怎麼辦。這幾天她們看到許多可
怕的事，她們好幾次迅速地包紮受傷的



人，也有的受傷者就死在她們的手裏。但是那時候她們知道死亡的緣故，也看到駕駛飛機的兇手。而這次完全是有着某種目的暗殺，也不知道兇手是誰。

『皮箱！他說，皮箱！』娜斯加突然想起來。『姑娘們，去找找皮箱看。』

姑娘們在黑暗中搜遍了尸體周圍的瀝青路和路邊。但是沒有找到皮箱。不能長久地尋找，她們拋下了死者，又繼續上路。從出事地點前進二十多步，走在路邊上的娜斯加被一件硬東西絆了一下，把腳趾也碰痛了。她彎下腰，在黑暗裏看出一隻皮箱的輪廓，走在前面的女伴們停了下來。

『你怎麼啦？』

『絆在石頭上啦。』娜斯加大聲回答並拾起小皮箱。

她不知道爲什麼想到，暫時不要說出皮箱。圍繞着皮箱存在着一個祕密，誰曉得也許兇手就躲在附近什麼地方監視着她們，偷聽着她們呢。

在濃密的黑暗中，三個姑娘在白天晒熱的瀝青路上，一聲不響地往前走着，步子越來越快。有一個說：

『也許彼得叔叔也被打死了？』

『什麼都可能啊。』娜斯加說。

『他也有這樣一隻小皮箱。』

『別做聲……』

『我有一點害怕，姑娘們……』

皮箱非常沉重，裏面好像裝着鐵一樣。娜斯加提着箱子很吃力，但是她仍舊忍耐地把它帶進城去。

現在她坐在國家保安部的一個少校對面的皮椅裏，向他激動地講述着所發生的

一切事情。

年齡還不老但是鬢角已經白了的少校，留心聽完了姑娘的報告，就沉思起來。
娜斯加帶到列寧格勒的皮箱，昨天晚上就交給了少校，現在正在寫字台旁邊放着。

『這麼說，你們後來始終也沒有再看見彼得叔叔？』少校問道。

『沒有，我怕他也是被殺了。』

少校好像沒有聽見這一句話。

『死者也稱他彼得叔叔嗎？』

『不記得了……不！死者根本就沒有稱呼過他。總之，死者真是一個怪人，他總是不開口，起先我們還以為他是啞吧呢。』

『他是什麼樣子？』

『誰？死者嗎？』

『死者是什麼樣子的，我已經知道了。我關心的是那個一隻胳膊的人。』

『他身材不高……刮了鬚的……年紀已經不輕了……』

『照你看他有多大年齡？』

『我想大約四十，哦，也許四十五歲吧。他頭髮剪的很短……對了！……嘴裏還鑲着兩隻金牙……我能想起的也就是這些了。』

『他一隻胳膊動作怎麼樣？』

『很好。我們簡直奇怪，他用一隻手很巧妙的作出一切。』

『他穿着什麼衣服？』

『西服……藍色的……看起來不是新的。但是那裏到處都是灰塵，哪兒看得清啊。』

『你們看見他有錶嗎？』

『有的。他時常看錶。』

少校打開書桌的抽屜，從裏面拿出一隻黑色帶金邊的男用懷錶，從軟椅裏稍微抬起身來，把錶放在姑娘的面前。

『是這樣的嗎？』少校微笑着問。

『就是這隻錶。完全一樣……這就是那隻錶。』

『而死者沒有錶嗎？』

『大概是沒有……不過記不清楚了。』

『他們彼此在路上談話的時候，沒有說過什麼住址嗎？』

『有一回彼得叔叔說過，說他在列寧格勒有親人，但是他們是誰，住在哪兒，他卻沒有說。』

『就這樣吧。現在我請你把方才向我說的這一切，都寫出來。請儘力想起所有的詳細情形，一切細小的地方。他們倆個吃什麼……想想那個一隻胳膊的人眼睛、頭髮的顏色……總而言之，所能記住的一切。』

『好。』姑娘點了點頭。

『請跟我來。』

他們走出辦公室。在走廊的盡頭，少校打開了一間房子的門，用手勢請娜斯加走進去。

『請像家裏一樣隨便吧。要是想休息，這裏是沙發，就不要客氣。這裏是飯。』少校指着桌子上的盤子說。『如果要有什麼事，或是寫完了的時候，可以用電話通知我。而最要緊的，是請你儘量想起一切，越詳細越好。』彼得叔叔引起了我很

大的興趣。』

保安部的少校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以後，打開了姑娘給他送來的皮箱。裏面放着一張列寧格勒的地圖。他把地圖在桌子上鋪開，開始研究上面用各種顏色劃着的記號。他注意到上面有三個「十」字。這是彼得格勒區的三個防禦目標。下面寫着一行字：「星期裏的第一個雙日子。第二梯隊。北邊的綠鎖鏈。」

除去地圖，箱子裏還放着一些很長的鋁製的子彈，像獵槍子彈一樣。子彈上劃着鮮綠色的線。少校摘下電話耳機，撥了一個號碼。

過了幾分鐘，一個穿着便服的年青人走進辦公室。

「少校同志，我按照您的命令……」

「對，對。是這麼一回事，布拉克夫同志。請你拿着這粒子彈，乘車到城外去，找一個地方用一隻德國信號槍把它打到空中去，看它是個什麼烟火玩藝兒。大概是綠鎖鏈。」

二 米沙·阿列克謝也夫

母親還是沒有回家。米沙·阿列克謝也夫在第四天上決定到工廠去問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裏的人告訴他，一顆炸彈落到他母親工作的那一車間裏，她受了重傷，被送進醫院。醫院裏告訴他，他的母親阿列克謝耶娃·瑪麗亞到醫院以後，沒有恢復知覺就在當天死去了。

回到家以後，米沙坐到窗戶旁邊，沉思起來。他四歲的小妹妹留霞，在自己的床上玩着布娃娃。小女孩子的手上和臉上用煤烟弄得很髒，髒的衣服也穿倒了，頭髮又蓬又亂。三天來，米沙並沒有注意這些；但是現在，當他感覺到自己爲這個幼小的妹妹所擔負的責任的時候，他的心酸楚起來。「她現在除了我以外，誰也沒有了。」他想要就接着說：

『留霞，我們現在沒有媽媽了。』

『媽媽工作去了。』女孩子頭也不回地說。

『媽媽不會回來了，留霞。』